



二月二,“扫坑”去

文/孙红梅

我老家村头有一眼井,井旁边有一个水坑。

这水坑是有些来历的。据说清朝时候,有个官员在这儿修了一座庙,供奉了一尊龙王。有龙王就得有水,于是又开挖了一个水坑。后来龙王庙塌了,水坑却留下来。我记事的时候,不仅大水坑还在,水坑旁边的两个大石龟也还在那里静静地伏卧着。寒冬腊月,我们小孩子就成群结队到大水坑里“滑冰”。没有滑冰鞋,我们就用一个小板凳,板凳面朝下,板凳腿上拴一根麻绳,一人坐在小板凳上,另一个拉着跑,一齐摔也是常有的事。常常玩累了就爬上岸,坐到两个大石龟上休息。

大水坑最热闹的时候,是每年的二月二日。二月二是龙王爷的生日。家家都为龙王爷准备了鞭炮。吃过早饭,全村人一拨又一拨,陆续来到水坑边。你放一挂,我放一挂,听谁家的鞭炮响,看谁家的鞭炮头多。放完鞭炮,要

进行“扫坑”。“扫坑”是每年都要进行的。我们这一带地势偏高,容易旱,相传“扫坑”是为了求雨。老头老太们早已把大扫帚扛来,扫帚把上还缠着红布条儿。

“扫坑”的队伍按辈分排列。辈分高的老人走在最前面,其他人依次在后面跟着。本来是无需小孩子参与的,只是小孩子觉得好玩,就主动尾随队伍围着水坑转圈儿。老人们一边往水坑里扫空儿,一边念念有词:“二月二,扫大坑;扫的扫,翁的翁;大旱天,下满坑。”我们小孩子们手里没有扫帚,也弯着腰,挥舞着两只胳膊,做出个扫地的姿势。终于忍不住,一个一个大笑起来,便很快被赶出队伍。老婆婆们常说,求神灵,心要虔诚,嘻嘻哈哈的就不灵验了。

扫完三圈儿,还要进行另一种仪式。找一个属龙的男子(大多是找一个儿童或者青少年),蹲在水坑边儿上,头顶一个簸箕,由一个辈分高的老人,

从井里打一桶水,“哗”一下倒在簸箕上,再从簸箕上流到坑里。簸箕仄楞,浇到身上也是常有的事。我大哥是属大龙的,那时十几岁,是顶簸箕的最佳人选。挨浇了好多次。有一年,大哥为了躲避这一劫,吃过早饭就把自己藏到席筒子里,等“扫坑”结束了才钻出来。这件事,至今还是家里一个谈笑的话题。

现在早已经没人“扫坑”求雨了,村头的水坑也早已不见了踪影,代之而起的是几座两层小楼。科技越来越发达,黄河水引到了地头,再怎么旱也无须担心发愁,把信息卡往电表上一刷,水就从地下的管道里喷涌而出。更不要说还有人工降雨。

有一年,我回老家,和几个老奶奶说起当年“扫坑”求雨的事。老奶奶们说,“还扫什么,龙王都退休了。”一脸的煞有介事。我常常想,一些习俗的丧失,代表着社会的进步,却也少了一些欢乐。那时的人们真有趣儿。

回不去的曾经

文/李德领

直到同事提醒,才得知周日是二月二了。关于二月二,印象最深的便是对于吃料豆的记忆。它还停留在初中一年级。

直到上了初中,我第一次离开家。虽算不上寄宿学校,但烦于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,我便每周回家两次。而每次回家,家人都会把留了一周的好吃的拿出来,先在家吃个够,返校时又会使劲往包里塞,直到再也塞不进去。

依然记得那天是农历二月初一。体谅到学生们迫切回家的心情,学校把下午原本的3节课缩成了2节。最后一节课时,大家都在盼着下课铃声响起,甚至连老师在讲台讲什么都不在意,只是死死地盯着手表,盼着下课。

还记得当时回到家后,奶奶和妈妈正在炒豆子,一个掌火,一个掌锅。奶奶坐在灶前,将柴火一节节分开,每一节都很有分寸地放好,她说这样炒出来的豆子才不会黑;妈妈掌锅,先是将晒干的沙土放在锅里,将沙土炒热后再将豆子放入锅内,之后不久就会闻到了豆子的香味。紧接着,咸味的、甜味的料豆相继出锅。看着炒好的豆子,我早已垂涎

三尺。抓一把放在嘴里,满嘴都是香味。那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还常常会拿出自家的豆子与小伙伴们炫耀一番,看谁家的更好看,更好吃。

尽管已过去10多年,奶奶与妈妈共同炒豆子的场面我至今难忘。难忘



那温馨的场景,难忘儿时的记忆,更难忘那带着亲情的料豆味。

之后,初中毕业,接着高中、大学,找工作,仿佛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,但每到二月二,都会想起奶奶和妈妈共同炒豆子的场景,尤其是在奶奶去世后,这种回忆更是深深印在脑海。工作后,回家的次数也逐渐减少,儿时的料豆味仿佛也已消失得无踪迹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

文/丰啸

转眼间又到了二月二,龙抬头。让人不得不感叹,时间都去哪儿了?二月二,又被称为“春耕节”、“农事节”、“春龙节”,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。二月二,龙抬头也象征着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,又想起小时候的这天,母亲不会再做针线活和农活,生怕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,生怕洗衣服伤了龙皮。在那个年代,作为农民是没有多大的心愿,只是希望老天保佑丰收,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。那时的我作为孩童最大的乐趣除了盼望春节之外,最期待的便是这二月二了。到了这天我也会早早起床吃饭,迫不及待地出去玩。

那时虽然不及现在生活条件的优越,但是获得的乐趣和天真却比现在更多。小时候更会体会到“人多就会热闹”这句话。家里人多,到了“二月二,

龙抬头”这天便会更加热闹。大爷和叔叔们会打起鼓,敲起锣;大点的堂哥们则会舞起狮子,小点的堂弟就去踩高跷,而我就会争着踩高跷。那狮子头还是爷爷亲自做的呢。常常每到年末,爷爷便会收集材料,做新的狮子头。爷爷总是乐在其中,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,为了孩子们能玩的尽兴,也为了新的一年家人能够平平安安。堂哥们在舞狮子的时候不会在意有多累,更多的是想为家人带来欢乐。我家的狮子队会先沿着庄上的街道舞一番,吸引更多的乡亲,然后会在学校边的空地再表演。大家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一起观看。在这天大家会把一切杂念抛开,心里想的便只是新的一年的丰收和这平平淡淡而又幸福的生活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,曾经朴实的心

愿换了又换。小时候的愿望是母亲能为我置一件新衣,父亲送我一支新笔,再大点则会想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。现在的生活相比从前是变了个底朝天,我不再再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;也不用再为一只雪糕,一本漫画,一支钢笔而发愁;不用再跑老远到别的庄头看露天电影。又是一年龙抬头,蓦然回首,发现时间过的真快,小时候的自己从没想过自己会上电脑,看上电视。又是二月二,充实自己,孝敬父母便是我最大心愿。

又是一年龙抬头,促使自己向前看。新的一年,又是不一样的风景。这一年我要丰富自己,充实自己,让每天的自己都过的精彩。为了自己,为了家人,更为了社会。人活着,就得向前走,往前看,即便前方有艰难险阻,也得义无反顾。

